

蘇聯文學叢書

蘇聯文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A·托爾斯泰小說選集

第二冊

焦菊隱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蘇聯文藝叢書

A·托爾斯泰小說選集

第 二 冊

魚 菊 隱 譯

蘇聯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A. Tolstoy
Selected Stories

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版

A・托爾斯泰小說選集（第二冊）

焦 菊 隱 譯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5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1—10090

定價 16,000元

目次

尼基大的童年·····	一
亂世的故事·····	一七
美麗的婦人·····	二九
水下·····	三七
戴夾鼻眼鏡的人·····	五九
古航線·····	三三
伊凡·蘇達列夫所講的故事·····	七七
母與女·····	四七

尼基大的童年

以最深的敬意，

獻給我的兒子尼基大·阿列克塞葉維契·托爾斯泰。

——作者。

陽 朝

尼基大醒來，嘆了一口氣，睜開眼睛。隔着窗戶上凍結的霜花，隔着那些不可思議地描畫出來的銀亮星點和古怪的巨枝上生着的葉簇，太陽的光線射了進來。屋子裏的光亮是白的。洗臉盆把陽光反射成爲一大塊顫動的亮斑，照在牆上。

尼基大一睜開眼睛，就想起了昨天晚上巴赫木那個木匠跟他所說的話：

『我現在來給它塗糞，再往上邊潑水，等到明天早晨你起來的時候，就可以坐上去，一溜就走啦。』

巴赫木，一個一隻眼，滿臉麻子的農民，經尼基大的特別請求，昨天晚上給他做了一輛雪車。雪車是這個樣子做的。

巴赫木在車房裏站在一張木匠板凳旁邊一堆打捲的刨花裏頭，刨光兩塊木板和四條木腿；雪車底下的一層木板，前端往上斜翹着，免得它往雪裏插；木腿接底的地方削細了；上邊那一層木板，兩邊凹進去一點，來楔住腿子，好叫坐車的人坐得穩。底下的一層木板，塗上牛糞，然後一邊放在冷地裏凍着它一邊往上潑水，要潑三遍凍三遍；然後，底面就像鏡子一樣了。上邊的一層木板上拴上一根繩子，好用它拉着雪車走，往下坡滑的時候也好操縱方向。

現在雪車一定是做好了放在門口啦。巴赫木這傢伙原本就是這麼一種人：『如果我答應人家一件事，』他常是這麼說的，『我的話就跟法律一樣靠得住，我必然辦到。』
尼基大坐在床邊上，仔細聽了聽——整座房子裏寂靜無聲，顯然還沒有一個人起床走動呢。他如果能够馬上就穿好衣服，自然是不要洗臉也不刷牙嘍，那你就準可以從後門溜進院子去。從院子到雪堆靠着壁直的堤岸堆得高高的河邊，一轉眼就到——嘿，坐上雪車去就這麼一溜……

尼基大偷偷溜下床來，躡着脚尖邁過地板上太陽照暖的一塊塊方塊……

正在這個時候，門開了，一個戴着眼鏡，生着兩道突出的紅眉毛和一撮油光光紅下髯的腦袋望進來。那個腦袋把眼睛一霎，說：

『起來了嗎，你這個小強盜？』

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

長着紅下髯的這個人——原來是尼基大的家庭教師，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他從昨天晚上就到處偵察了，今天也是故意早起的。這個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可是個很機伶，很狡黠的人。他臉上掛着心裏有數的笑容，走進尼基大的屋子來，走到窗口，向玻璃上呵氣，等到結霜融化，玻璃透了亮，他便整整眼鏡，往院子裏看。

『一輛漂亮的雪車啊，』他說，『放在門口。』

尼基大沒有說話，只皺了皺眉。他只好穿上衣服，刷牙，洗臉，洗耳朵，這兒那兒的洗，連脖子都洗到。洗完，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便按住尼基大的肩膀，帶着他走進飯廳。他的母親，穿着一件灰色的厚衣服，正守着茶爐坐着呢。她捧過尼基大的臉來，用

她那清朗光亮的眼睛，仔細看看尼基大的眼，然後吻他。

『你睡得好嗎，尼基大？』

然後她把手伸給了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

『你睡得怎麼樣啊，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她和藹可親地問。

『只說睡的話嘛，嚶，我睡得倒不錯，』他回答，說着就看不出什麼緣由地抿着紅鬍子笑起來；他就着桌子坐下去，給自己的茶裏倒上點奶油，拿起一塊糖來，放在白牙縫裏頭，隔着眼鏡子霎了尼基大一眼。

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簡直叫人受不了：他總是談諧，總是霎眼，有話從來不直截地說出來，卻總是留給你去猜。就比如吧，剛才媽媽很平常地問他睡得怎麼樣，他卻回答說：『只說睡的話嘛，嚶，我睡得倒不錯，』——這句話裏的意思，其實是：『可是這個尼基大呀，他打算逃過早點，逃過功課，往河邊上跑；而且昨天尼基大不做他的德文翻譯，卻在巴赫木的板凳上坐了兩個鐘頭。』

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從來不說他的壞話，這是實情，可是，他的話尼基大就永遠得支着耳朵留神。

吃着早點，媽媽說夜間冷得很，說通道裏的水桶都凍了，又說尼基大出去的時候，可得戴上哥薩克頭套。

『可是媽媽，說老實話，天氣可熱得厲害啊，』尼基大說。

『請你帶上頭套。』

『那刺得我的嘴巴子發癢，也譬得我透不過氣來，媽媽。我戴上頭套可就會傷風得更厲害啦。』

媽媽看看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看看尼基大，等她再說話，聲音就發顫了。

『你太不聽話啦，我不知道你這是跟誰學的。』

『咱們去上課去吧，』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說，搓着兩隻手，樣子就彷彿世上再沒有比做算學習題，比聽寫催你入睡的成語和格言更快樂的。

尼基大在那間寬大，空曠，粉刷得雪白的，牆上掛着一張兩半球地圖的屋子裏，坐在一張濺滿墨水畫滿醜臉的桌子旁邊，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打開那本算學。

『我們上次讀到什麼地方啦？』他輕快地問。他用一枝削得尖尖的鉛筆，標出一道習題來。

『一個商人賣出去幾碼藍布，每碼三盧布六十四戈貝克，又賣出些黑布……』尼基大讀。他於是又像常有的情形似的，立刻就打算學書裏那個商人給幻想出來。那個商人穿着一件滿是灰塵的長外套，生着一副神色陰沉的黃臉，遲鈍，呆板，枯萎。布店子像個地洞那麼黑，滿是灰塵的架子上放着兩捲布：那個商人伸出皮包骨的手去，把布從架子上拿下來，用遲鈍無神的眼睛看着尼基大。

『那麼，你覺得該怎麼答呢，尼基大？』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問。『這個商人一共賣去十八碼布。他藍布賣了多少，黑布賣了多少呢？』

尼基大皺皺眉，那個商人馬上就粉碎了，牆上那兩捲布也不見了，一捲就消滅了。

『唉，唉，唉，』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說，開始給他講解，用鉛筆迅速地寫出些數目字，嘴裏唸叨着：『進一，進二。』乘完了又除。在他乘的時候，尼基大卻覺得這個『進一』或者『進二』，都從紙上跳到他的頭裏，撩搔他的腦子，好叫他記住它們。這玩意兒是叫人很不痛快的。正在課室那兩道結滿霜花的窗子上閃着光芒的太陽，一直在呼喚着『到河邊去呀。』

算學課到底可上完了，接着又開始聽寫。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順着牆邊走來走

去，發着一種特別矇眊的聲音，一種從來沒有人用來說話的聲音，開口唸：

『世界上所有動物都經常地在勞動，在工作着。小學生是服從的，勤勉的……』

尼基大吐着舌頭，動手就寫，那管筆亂劃着，墨水飛濺着。

忽然間，房子裏什麼地方有一道門砰的一關，他聽見有冰凍的氈靴子從通道上走過去的聲音。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把書放低些，仔細聽。媽媽高興的聲音在不很遠的地方叫喚着：

『你帶回信件來了嗎？』

尼基大把腦袋一直低到練習簿子上，強忍着笑聲。

『服從的，勤勉的，』他唱着聲音背誦一遍。『我已經把「勤勉的」寫完了。』

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整整自己的眼鏡。

『嘿，世界上所有動物都是服從的，勤勉的……你笑什麼？……滴了個墨水點子嗎？……可說，咱們現在休息一會兒吧。』

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閉着嘴唇，伸出像根鉛筆似的長食指，向他一指，然後迅速地走出了課室。他在通道裏向媽媽說話。

「阿列克山德拉·列昂節芙娜，有我的信嗎？」

尼基大納悶他是盼誰的信。不過，時間可一點也糟蹋不得。尼基大穿上羊皮短上衣，氈靴子，換上便帽，把頭套拋到衣櫃後邊，好叫人看不見它，就向大門跑去。

雪堆

寬闊的院子裏，鋪滿發藍色的行人深脚印和一隻狗來來往往的痕跡所踏破的鬆軟，潔白，閃亮的白雪。空氣清快寒冷，搔癢他的鼻子，像針一樣刺痛他的雙頰。馬車房，廠棚，和飼養場，都戴着沉重的白帽子，看上去離着地面更近了，就像長進了雪裏去似的。雪橇的跑刀所留下的轍印，像兩窄條玻璃一般，穿過整個院子劃下去。

尼基大從門廊上跑下踏響雪聲的台階。塔下停着一輛簇新的松木雪車，帶着一捲韌皮繩子。尼基大看了看——做得很結實，他試了試——滑得很爽快；他把雪車背在肩上，覺得也許用得着，又拿起一把鐵鍬，就順着橫貫整個園林的小路，向河堤跑去。堤上生着巨大的柳樹——高得差不多觸到雲霄——全都掛滿冰霜，根根枝條都像是雪做的一樣。

尼基大往右轉，向着河走，盡量不離開大路，踩着別人的脚印，若是遇到雪上沒有人踏過的地方，就往回下繞，好朦混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

查格里河的陡直兩岸，在過去這幾天裏，已經堆起一堆堆毛茸茸的大雪堆。有些地方，這種雪堆堆成了突出河上的河岬模樣。你如果往這麼一個雪岬上一站，雪就會裂開，崩陷，整個雪山就會在一片雲霧一般的雪末裏倒下去。

右邊，這條河像一條黑藍色的暗影，夾在雪白的荒涼的田野中間，蜿蜒出去。左邊，那一帶高岸的斜坡上，叢聚着索斯諾夫卡村的黑茫茫村屋，井口上的長桿子從房子中間探出來。一股股的藍煙，從房頂高高升起，化散在空中。主婦們用當天早晨從爐灶裏耙出來的灰燼污損得處處是黃斑的雪崖上，有許多小人影子在動着。這都是尼基大的夥伴，是村子裏『我們這一邊』的小孩子。再遠一點，在河流彎走的地方，還有一羣孩子，那是康贊那邊的一夥的，是一幫禍害孩子。尼基大扔下鐵鍬，把雪車擱在雪上，坐到座位上，緊緊握住繩子，用腳撐了兩下，雪車就藉着自己的勁兒飛滑下坡去。風在他的耳邊呼嘯，雪末在他兩邊揚成雲霧。他往下滑，滑，快得像一隻箭。完全出其不意地，等到雪車滑到高臨河上的積雪的盡頭，一下子就飛到半空，落在冰上。雪車逐漸慢下來，跟着

就停住了

尼基大大笑，爬下雪車來，蹣跚到膝蓋的白雪，把雪車往岸上拉。他剛一爬到岸邊，就看見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的黑人影，看上去比他的真尺寸要大，正從雪白的田地上走過來。尼基大抄起鐵鍬，跳上雪車，飛滑到岸下，然後橫穿過河冰，跑到突出到河面上的雪堆那裏去。

尼基大立刻動手把那座雪岬掘一個洞——這樁事兒可容易幹，因為鐵鍬鋤在雪上像切黃油似的。等到他掘到一個足夠大的窟窿，就把雪車拖進去，又開始從裏面用雪塊把洞口填起來。雪牆整個砌起之後，洞裏就發出一片微藍的光亮，很暢快，很舒服。

尼基大坐着，想着哪個孩子也沒有他這麼好的一輛雪車。他掏出小摺刀來，動手在上一層的木板上刻一個名字——『維也維特。』

『尼基大，你跑到哪兒去啦？』他聽見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的聲音。

尼基大把小刀子放回口袋去，扒着雪塊中間的一道細縫往外望。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正站在離他不遠的冰上，往四下尋望。

『你在哪兒啦，你這個小強盜？』

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整整自己的眼鏡，向着雪洞走過來，可是他馬上就陷到雪裏去，陷到腰間。

『快出來，橫豎我也要把你拖出來的！』

尼基大不回答，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盡力往上爬，可是又給陷進雪裏去，他把兩隻手插進口袋裏，說：

『你若是不打算出來，那就不必出來啦。就呆在那兒好啦。你母親剛接到從沙瑪拉寄來的一封信。……好吧，再見啦，我要回去啦。……』

『什麼信？』尼基大問。

『呵，原來你在這兒啦！』

『告訴我是誰寄來的？』

『是說有人要來過假期。』

雪塊立刻開始飛散開，尼基大的腦袋從雪洞裏露出來。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打心眼兒裏笑出來。

神祕的信

母親終於在他們吃着中飯的時候把那封信唸出來。信是他父親寫來的。

『親愛的沙莎，我已經把我們決定要送給某一個小孩子的那件禮物買下了，我覺得那個孩子幾乎不配受到這麼好的東西。』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聽見這幾句話，眼睛就猛震一頓。『這件禮物很大，所以得多派一輛雪橇來。還有另外一個消息——安娜·阿波羅索芙娜·巴基娜想帶着她的孩子們到我們家來過假期。……』

『這是再好沒有的了，』媽媽說，可是，尼基大無論問她什麼，她總是閉上眼睛，說：『我一點也不知道。』

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也保持緘默，搖搖手，說他也是一點什麼都不知道。籠統着看上去，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那一整天都格外高興，總是心不在焉地答非所問，又不斷從口袋掏出一封短信來，唸上幾行，嘴角就咧起來了。這顯然他是有一點自己的秘密的啊。

黃昏的時候，尼基大穿過院子，向着兩道冰凍的窗子往雪地上射出慘淡的藍光的了，

人住房跑去。工人們正在吃晚飯。尼基大吹了三次口哨。一會兒，他最貼近的朋友，米式卡、考里亞聖諾克走出來，穿着一雙極大的氈靴子，光着頭，一件羊皮短上衣披在肩膀上。尼基大在房角背後，把那封信的事情咬着耳朵告訴了他，又問他從城裏連來的是什麼東西。

米式卡·考里亞聖諾克冷得牙齒打戰，說：

『一種大得了不起的東西，說謊的瞎眼睛。我要跑回去了，天真冷。聽我說，我們明天要攻打康贊那一夥子去。你來嗎？』

『好吧。』

尼基大回到家去，坐下讀沒有頭腦的騎師。

媽媽和阿爾卡底·伊瓦諾維契都圍着那盞大吊燈底下的圓桌子坐着，每人手裏一本書。一隻蟋蟀——囉 囉 囉地——在火爐後邊叫。隔室的地板，在黑暗中發着裂聲。

那個沒有頭腦的騎師，蹣跚深草，急馳過荒原。一輪發紅的月亮，昇臨湖上。尼基大覺得自己脖子後邊的頭髮發緊。他小心地回過頭去——一個灰茫茫的影子從黑窗子上